希望的祝福

——讀「中國文化往哪裏去？」

沈芸生

常常，在文化上，我們是一個相當情緒化的民族，甚至可以因爲一次小小的歡欣，而使大家激動不已，少棒隊贏得世界冠軍是這樣，青少棒、青棒更是這樣。

發生這種民族上共同血源的——脈絡裏一致傾向的精神力量的特徵，在根本上是沒什麼值得異議的。但由於這種民族的熱情，使一些人在面對建立文化模型的理念中，收斂起中國人那份原本已經含蓄的感情。

有些人認爲那一點點的喜悅並不代表什麼，因爲處在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之間，我們只能正襟危坐的去檢視我們歷久以來的文化，如何去面對橫波不已的世界文化；我們豈能只爲貪圖棒球在國際間所謂的「揚眉吐氣」！就當它即是文化上的揚眉吐氣？至若文學，我們一樣處在強烈的激盪之中。尤其國內兩個各擁有幾十萬讀者，身負文化傳播大任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副刊，也因爲爲了刺激銷路而在內容上力求更多、更大的變化，於是我們有了「鄉土文學的論戰」，有了「報導文學的再出發」，更有一些所謂的消遣文學的出現，這些，不僅僅在許多文化人和學術界引起莫大的爭論，同時開始影響整個中華文化——不論文學、藝術上的大遽動。

可是，文學、藝術的「回歸鄉土」雖然一直處於高峯不墜，並且也深深的感染不少知識青年，但却未見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於是，青年學子開始懷疑文學的力量，開始對「鄉土」產生困惑。

這種困惑畢竟是短暫的；但不容否認，如果對於這種文化上所產生的間歇性的矛盾或困擾，都可能給一知半解的青年子弟造成極大的恐慌與不安。

孫慶餘在「**中國文化往哪裏去？**」一書中強調「文化是個別意志的產物，而國家則是全體意志的結合。然而拋開個別，沒有全體。任何國家悲劇的產生，都與文化的錯誤發展息息相關，任何國家悲劇的減輕，也與該文化中個別意志的結合和運用息息相關。因

此，把文化置於國家之前去談論是必需的。」孫慶餘在整本書的編輯分爲「文化篇」與「社會篇」兩部份，在這兩大部之中，他所提、所列的問題正如同他在「社會篇」裏頭——篇名「希望的祝福」那樣，以一個坦蕩蕩、古道熱腸的年輕人爲我們這個多難的民族提出了不少問題的根本癥結。他說：「希望的選擇是一種趣向意義的意志，它不追求靜止的幸福，它只創造幸福，在受苦中肯定生命，克服苦難，去完成幸福。」

基本意識上，孫慶餘認爲：「它的意義是存在的意義，在最終價值上預作判斷。由於知道了『爲何』而生存，它便能忍受『如何』去生存。」而在文化上他又認爲：「只有知識份子放棄了希望時，世界才是沒有希望的。」

可是，中國文化究竟往哪裏去?——在洪通的畫上?太虛大師的「禪」裏?還是對鄉土文化認同的「『鄉愁』的陣痛」呢?

在「中國文化往哪葬去?」一書，孫慶餘並沒有刻意的告訴大家，中國文化到底應該往哪裏去?他却說：「因爲我們的一切成就，終須建立在『現代』上。哪怕我們的古老文物已經大多數毀於無情的歷史洪流，我們仍可以在『現代』中重建我們的文化。」

讀了孫慶餘的心思與他認爲的文化體系和做爲一個自認是知識份子的青年，都該盡上一份責任——追索、呈現、付出和犧牲，同時在重建我們的文化時，不必感傷，因爲我們將從不斷索尋中，認知更深的文化整合，以及中國文化根本的源頭，和這個源頭將給民族帶來的更新與希望。

向史惟亮教授致敬

讀「一個音樂家的畫像」

陳時中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初版，幼獅文化公司發行。

「一個音樂家的畫像」，是史惟亮教授的紀念選集。雖然只是一個選集，但是却不像坊間出版的一般